

向高山流水奔去

——读《夏日走过山间》有感

◎薛静

干、树枝、树叶、果实，几乎能让人沿着文字将这些高大的树画出来。所有的树都在自由生长，最终构成了一种极致的美丽壮观。他观察着身边出现的动物们：蜥蜴、蚂蚁、林鼠、美洲河马、黑尾鹿、北美鼠兔、道格拉斯松鼠，记录它们觅食、打架、玩耍的种种行为，想象它们在柔软的窝里，过着怎样舒坦惬意的日子。以及山里的灌木丛、草甸、瀑布、河流、悬崖和天上的云层，他安静地凝视着所有的自然现象，将这片山间的色彩、线条和风貌长久地镌刻在脑中。

与其说这是一篇篇日记，不如说这是大自然借着作者的笔尖，在人间写下的十四行诗。日月转换，四时更替，已经造就的，正在造就的，万古千秋，生生不息。约翰·缪尔说：“你要让阳光洒在心上而非身上，溪流穿躯而过，而非从旁流过。”读着他的文章，时不时总让我想起李娟，想起李娟笔下辽阔悠远的阿勒泰，她也怀着同样虔诚的心，记录下了嶙峋的山石，跳动的溪流，不知名的野花，和像绿野边上镶嵌的白边一样的羊群。喜欢自然的人，身处时代不同，阅历不同，但对自然的感悟，虽然跨越百年时光，都有着惊人的相似。

当然，重读此书次数越多，也越能感受到优美文字背后隐藏的现实。作者进山的时候，除了牧羊人，还有一个中国人和掘食族印第安人同行，这两人要帮牧羊人和作者在灌木丛生的山麓丘陵里赶羊前行。但是在作者的眼中和笔

下，两人几乎是透明的，没有名字，没有交谈，没有了解。“那个中国人，那个印第安人”是作者对两人的唯一称呼，他们的重要性，甚至不如那群羊。而这背后，是无数华工们背井离乡来到美国修建铁路的累累血泪，是无数印第安人被从自己的家乡驱逐杀害的残酷命运。作者囿于历史的局限性，忽视了自己所在的社会群体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压迫，但作为今天的读者，如果能从灵动的字里行间得到启发，进行更深层次、更加客观的思考，也不失为一种阅读收获。

除去对作者的社会性评判，这本书依然是最值得阅读的自然笔记之一。因为在缪尔的笔下，牧场的月光、傍晚的苹果和酒，辽阔的空地，宁静的途中，闪烁的瀑布之光和久违的山间阵雨，都在眼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凭借此次游历以及之后的积极行动，推动了美国国家自然保护公园的建立，唤醒了社会广泛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。他所建立的环保理论体系，提醒着所有人，自然不仅是人类的自然，也是所有生物的自然，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。

不管上山还是下山，踩在这神圣大山上的每一步都有着实在的意义。这个夏天，带上这本书，向着身边的高山流水奔过去吧，去记录下每一株遇到的植物，每一个跃动的生灵，每一缕风，每一片云，找寻属于自己的优胜美地。



书名：宇宙的另一边
作者：严伯钧
出版社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内容简介
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复杂的物理概念，并探讨了宇宙的本质与未来科学的发展方向。书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诸如相对论、量子力学等深奥的理论，使普通读者也能理解这些复杂知识。此外，该书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：尽管个体存在许多不确定性，但整个宇宙却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有序运行的。这种认识有助于人们接受自身的局限性，并找到内心的平衡点，从而缓解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内耗问题。



书名：看不见的孩子
作者：安德烈亚·埃利奥特
出版社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内容简介
本书源于作者2013年为《纽约时报》撰写的系列文章，后经扩展成书，于2021年出版。书中讲述黑人女孩达萨尼·科茨在纽约布鲁克林流浪者收容所的成长故事，涉及她复杂的家庭。其父母无大学文凭，靠公共援助维持生活，还时有入狱情况。书中不仅展现这个贫困家庭的艰难生活，也深刻反映出美国社会的贫困、种族歧视、阶层固化等问题。



书名：渔童
作者：赵丽宏
出版社：天天出版社

内容简介
小说通过一个十二岁男孩的视角，展现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人间温情。故事围绕男孩与一位教授在危难中结成的生死之交展开，通过不同家庭、不同人物之间互相关怀的动人故事，展现了师生情、同学情、祖孙情、父子情、兄弟情、朋友情等真挚情感。在保护一尊珍贵明代德化瓷雕渔童的惊险历程中，这些人性中最美好的情感历经考验，依然如明珠般熠熠生辉，照亮了那个特殊的年代。

(本栏目由市图书馆协助)

普通劳动者的奋斗与坚守

◎璩存峰

生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，这是看完陈彦的长篇小说《装台》之后的感受。小说以其细腻的人物刻画和丰富的情感表达，展现了城市中普通小人物的奋斗与坚守。掩卷数日，一份感同身受的心情澎湃不已。

装台，顾名思义就是搭建演出的舞台场地，既是苦力活，又有些与艺术沾边。主人公刁顺子带领十几个弟兄就从事这一行业，装台已经成为他们的招牌，其他人想跻身这个行当门都没有，这是因为其他装台的既受不了苦，也受不了气，不能坚持到最后。

刁顺子虽“贵”为老板，但任何事都亲历亲为，与工友们一起干着最累的活，认为唯有“舍得一身刚”才能服众。“下苦”成了他的口头禅。从业多年，积累下来的两个字就是“下苦”，“啥事自己都带头下苦，就没有装不起来的台。”亲兄弟明算账，不是亲兄弟，他也把账算在明处。活儿都是他低三下四讨要来的，连工友们都觉得即便他多分点也正常，可他不多贪多占。他不是不缺钱，但是他更看重与工友们的感情，这在当下社会尤其难得。

人前活得卑微，人后更是遭罪。挑灯夜战，几宿不睡，是家常便饭。为“金秋田野颂歌”演出搭建舞台，是在空旷的田野，凭空添上许多麻烦，辛苦十几天，最后为人所骗，折本搭上吆喝。

顺子老实、本分、善良、重情重义。大哥刁大军赌博发家，情场得意，晚年却赔个精光，客死他乡。发达时没有帮衬顺子，死后却给顺子留下一屁股饥荒。伙计们谁家里有灾有难，他都慷慨解囊。最后又义无反顾，挑起了照顾周桂荣和丽丽母女生活的重担。

工作上苦，婚姻更不顺。第一任妻子田苗跟商人私奔，丢下了六岁的菊花。第二任妻子带着女儿韩梅嫁过来，五六年之后得癌症去世。当他把第三任妻子蔡素芬娶回家的时候，菊花的愤怒、歇斯底里达到极致。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菊花和他们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。顺子和蔡素芬、韩梅想夹着尾巴做人，都不可能。家庭不再是温暖的港湾，成了菊花的出气筒，成了顺子和蔡素芬的苦难所，成了韩梅的伤心地。蔡素芬本想忍气吞声、隐忍苟活，面对菊花的以死相挟，她最终还是于年夜选择离家出走，从此隐姓埋名。

作品中数次写到搬家的蚂蚁，“唉，都可怜，还不都是为了一口吃的，在世上奔命哩。”“蚂蚁们，是托举着自己身体还沉重几倍的东西，在有条不紊地行进的。”“蚂蚁们是世界上最有防御能力的小小生灵，它们的命运在作品中或许是一种隐喻，象征着活得卑微而又顽强抗争的顺子们。苦难不是炫耀的财富，面对苦难能够百折不挠、坚韧不拔，才是要弘扬的精神。

主题还不止于此。装台既是一项苦力活，又是一项与艺术沾边的活计。大浪淘沙，只剩顺子一家，“别人想插手都插不进去”。他们在长时间的工作积累中，也悟出了一些事半功倍的门道。任何一项工作，当用心去做的时候，就做到了极致，就成了一项事业，就成了一项艺术。“顺子和大吊用各种办法，智慧地解决了景的错换、升降，尤其是承重问题。顺子的‘眼秤’‘手秤’‘头秤’就那么准，他说哪道景有多重，用眼一量，用手一掂，用头一支，几乎斤两不差，这种特殊的技能，让剧场管理人员大开眼界。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对舞台装置技术如此谙熟的队伍，所有的装台作业过程，都有了艺术创造的含量。”

作品的成功还体现在对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。翟团长为人正派，秉持公心、清廉为官，致力于传承戏曲文化。他是顺子的贵人，多次为他破解生活难题。作品构思独具匠心，避免了情节发展的平铺直叙。小说一开始，就是顺子与第三任老婆蔡素芬的家庭生活，这样就留下创作空间，能够比较从容地插入与第一任、第二任的情感发展历程。小说还以顺子为轴心向外辐射，穿插进他大哥刁大军扑朔迷离的人生经历，还有顺子与其他社会层面、各色人物的交往，做到了情节丰富而叙事线索清晰。艺术要留白，小说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结尾。比如周桂荣和顺子能否走到一起？丽丽的烧伤能否治愈？当然，隐遁红尘的蔡素芬更是扑朔迷离，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念想。不妨设想，如果作者要写第二部，戛然而止的结尾无疑会成为很好的创作端点。

总之，活成别人眼里的一束光，温暖别人，照亮别人，顺子做到了。



每年夏天，我都会重新翻阅一遍约翰·缪尔的《夏日走过山间》。这是一位发明家、探险家和自然科学家，在1869年6月3日至9月22日间，带着一只聪明的狗，跟着牧羊人赶着2050只羊，翻越了优胜美地(Yosemite)区域。他深深地陶醉在大自然中，用极其优美的文字，描述下了行程中的所见所闻。

初读这本书，无人不会被作者那种对自然澎湃的激情所打动。在作者眼里，大自然的一切皆为奇迹。他用细致的笔触，记录下了几乎见到的每一种植物、每一种动物。他写营地周边寻常可见的花花草草，各有各的可爱：“高高的燕草如同竹子般摇曳，繁星般的各种菊科花、香蜂草、蝴蝶百合、羽扇豆、吉莉草属植物、紫罗兰，都是光的快乐儿女。每一片蕨类的叶子都舒展开来……熊蒨在糖松下铺开了一片黄绿色的斗篷。”他详细地描写那些高大的树木，如糖松、金杯栎、白冷杉、红冷杉、双叶松，从树的高度开始，一直到树



追梦流金岁月

◎张雯

20多年前，笔者曾和志伟在一个厂。那时的他对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创作均有涉猎。后来，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小说创作上面，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。这些成绩的取得，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、深厚的文学功底割舍不开。

2016年，他的中短篇小说集《父亲的木偶》得以面世，作品篇章充满着生活的气息。生活是什么？对于这个简单而又复杂、平凡而又特殊的问题，人们有着各不相同的解说。不同的人对生活有不同看法，不同的人的人生观，对生活的感悟也不同。

志伟的小说，有以下几个特点：情景仿佛就在身边。生活是什么？生活就是金子。需要作者去做的，就是把这些金子从沙中淘出来，把它加工成首饰之类的艺术品。学校、农村、工厂等是作者深入生活掘金的好地方，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着神奇的魅力，时常让人产生创作的冲动。我们两个人那段经历不是到工厂深入生活，是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工作、生活。那时我们工作的维修车间紧挨着锻造车间，飞溅的火花伴着震天动地的声响，时常从车间工棚里传出

来，每每看到那种火热的场景，都会让人感到无比振奋。志伟的许多作品如《阳光作伴》《一把沙子》《贪官识别器》《1970年的火车》《落叶》等，均取材于工厂，读罢这些文字，再回想一下，故事情节似曾相识，仿佛就在昨天，就在自己身边。

文学语言十分丰富。志伟写过诗歌，这种经历是一般小说作者缺少的并且是很重要的东西。通俗小说运用精炼的语言，与诗歌创作不无关联，其小说构思也注定与众不同。一部没有文学性的文学作品，读起来缺少吸引力，就像吃的饭菜一样，里面如果缺了佐料，会让人产生难以咽下的感觉。志伟的作品文学语言十分丰富，在他文字的河流中，处处泛着文学语言的浪花，让人百读不厌，回味无穷。

能与读者产生共鸣。一位出色的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必须有真切的情感投入，才能使读者在思想上与之产生共鸣，这样的作品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曾有一位作家这样说：“作者的感情、哭声、泪水，读者都能读到、听到、看到的。作者感动了，读者才会感动；作者流泪了，读者才会流泪。”这的确值得我

们深思。志伟的作品文字干净利落，从不拖泥带水。作品都是直切主体，一下子就能把读者带到故事里面去。随便翻开一篇，如《一地饺子》，开篇“早上七点，六子买肉回来了。买了二十斤，是做饺子馅用的。”这就为“一地饺子”埋下了伏笔。这篇小说章节虽然短小，却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很深的哲理蕴藏在字里行间，因此能与读者产生强有力的共鸣，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

《父亲的木偶》的创作跨越了作者从20岁出头至40多岁的时光。这段时期，是作者踏入社会、勇敢追逐梦想的历程。每一个字符，都凝聚着流金岁月里无数美好的回忆。志伟以小说的形式，将那些刻骨铭心、值得铭记一辈子的经历书写了下来。这些文字，不只是简单的记录，更是作者内心世界的深度展现。

它给予读者深刻的启迪，让大家在阅读中感悟人生的真谛，思考自己的梦想与追求。同时，字里行间充满力量，催人奋进，激励着每一位读者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，无惧困难与挑战，勇敢地追梦，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


剧院之声

从《将进酒》到《满江红》，从《春晓》到《梅花》，三百首唐诗宋词都能从剧中找到。成都造梦未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儿童剧《从长安到临安》将于7月21日在潍坊大剧院上演，带领观众穿越千年，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感受唐诗宋词里的中国式浪漫。记者 付东升 整理